

析論韓愈〈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An Analysis of the Han Yu <send warm reclusive military order went hayang>

莊舒卉*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摘要

韓愈為唐宋八大家之首，一生在政治、思想、文學上都有卓越成就，尤以文學貢獻為最，其中又以散文方面的建樹，一直享有歷來公認的最高評價，被譽為是繼司馬遷之後古代最偉大的散文家。韓愈傳世贈序文章共有32篇，占其全部散文作品的一成五左右，而且歷來對於韓愈之贈序文都有非常高的評價。

韓愈雖從側面敘寫〈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但表達之力度毫不遜色。可以發現他運文的能力確實高超，就算在同一體裁、同一主題的文章中，他的表現手法都不盡相同，遑論他還能斟酌最適當的文字，從明說、暗指切入，來傳達言無不盡的含義。整合韓愈為文形式多樣，構思奇巧，感情充沛，設譬巧妙，筆觸幽默，邏輯縝密等特點，建構出了韓愈散文的藝術成就，也彰顯他在古文上的重要地位。

關鍵字：韓愈、溫處士、贈序、石處士

*通訊作者：莊舒卉，地址：62241 嘉義縣大林鎮湖北里大湖1 之10 號，E-mail:m052@cjc.edu.tw

一、前言

唐代古文運動興起之源，應當追溯到其古詩運動。古詩運動首倡始於陳子昂，後繼者為李白、杜甫，待韓愈一出，才正式提出「道」的觀念，做為詩文骨幹，站在純儒家地位倡為古文運動，所以唐代文學復古的大潮流乃始於韓愈，也算是到了韓愈時期使得復古運動更臻圓滿成熟的境界¹。

韓愈為唐宋八大家之首，一生在政治、思想、文學上都有卓越成就，尤以文學貢獻為最，其中又以散文方面的建樹，一直享有歷來公認的最高評價，被譽為是繼司馬遷之後古代最偉大的散文家。再看李漢〈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評曰：「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²宋代蘇軾稱其「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³又清代姚鼐亦謂韓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憑高遠視，如君臨而朝萬眾，如鼓萬勇士而戰之。」⁴由此看來，韓愈散文雄奇奔放，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具有鮮明獨特的藝術風格，在我國散文史上占有極重要的地位確為的論。⁵

而在韓愈的散文中，論說文作品又占了其中很大比重，但一般如〈師說〉、〈雜說〉、〈原道〉、〈進學解〉、〈論佛骨表〉、〈爭臣論〉等，早已膾炙人口，耳熟能詳，唯贈序類文章尚較少為人所論及。韓愈傳世序文共有36篇⁶，其中贈序文章32篇，詩序4篇，占其全部散文作品的一成五左右⁷，以數量看，不得謂之不豐，況且歷來對於韓愈之贈序文的評價都極高。

贈序是中國古代專門為送別親友而作的一類文體，產生的原因應該是與古代贈人以言的遺風有關，最早可見於老子送孔子，《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向老子問完禮後，老子對他說：「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⁸後來文人衍生成寫詩送別，或寫一篇文章相贈，「致敬愛，陳忠告之誼」，內容主要以敘友誼、述親情、慰離情、表送別為主⁹，這就是贈序。贈序濫觴可上溯到晉代，如傅玄〈贈扶風馬鈞序〉、潘尼〈贈二李郎詩序〉、陸機〈贈弟士龍詩序〉，以及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詩序〉、

¹ 參見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臺北：聯經出版社)。

² 見《韓昌黎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94)，頁1。

³ 見《韓昌黎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94)，頁539。

⁴ 見姚鼐〈復魯黎非書〉，《惜抱軒全集》文集卷6(江蘇：中國書店，1994)，頁71。

⁵ 見喬新生〈淺談韓愈散文的藝術成就〉，《攀登》第3期(青海：中共青海省委黨樓編輯部，2007)，頁178。

⁶ 依據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世界書局，2013)所收。

⁷ 見林琳、李丹，〈奇、氣、巧、新一試論韓愈贈序散文的藝術特色〉，《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第8期(四川：西南民族大學，2003)，頁171。

⁸ 見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1909。

⁹ 見林琳，〈試論韓愈贈序散文思想內容的豐富性和複雜性〉，《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第10期(四川：西南民族大學，2003)，頁157。

〈贈羊長史詩序〉等，到了唐代盛行，所以寫贈序的文人多了，作品數量也增加了，如獨孤及有42篇，權德輿有66篇，李白也有近20篇。逮及中唐後趨於成熟，而且具有獨立生命。

贈序類作品中當屬韓愈的成就最高，蘇軾〈跋退之送李愿序〉說：「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明代吳訥《文章辨體序說》云：

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敘事理為上。近世應用，惟贈送為盛。當須取法昌黎韓子諸作，庶為有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己徇人之失也。¹⁰

姚鼐《古文辭類纂》序言亦曰：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範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眾。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¹¹

姚鼐把贈序類文章獨立，區別於一般的序跋文章，並且表示韓愈的贈序文是「冠絕前後」，有開拓之功，對於後世有極大的影響。

綜上所述，韓愈的贈序文向來亦是大家分析探討的標的之一，然而爬梳相關論著後，卻發現有關〈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一文的論述相對缺乏，因此本文便擬以〈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為題，分別就作者和創作背景、主旨和思想、內容、結構、修辭技巧、心境，以及藝術特色等各方面來進行論析，以求更加驗證韓愈的古文地位和散文風采。

二、作者和創作背景

韓愈，字退之，唐河南河陽人，昌黎為其郡望，故為文常自稱昌黎韓愈，宋神宗時追封為昌黎伯，晚年以吏部侍郎致仕，死後諡號為「文」，故後世稱為韓昌黎、韓吏部、韓文公。早孤，由嫂鄭氏撫養成人。承其家學，〈感二鳥賦并序〉云：

幸生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耒耜攻守耕穫之勤，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¹²

¹⁰ 見吳訥《文章辨體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頁42。

¹¹ 見姚鼐《古文辭類纂》（長沙：岳麓書社，1988），頁2。

¹² 見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世界書局，2013），頁2。

七歲讀書，十三歲能文，年少時就研究古訓，關心政治。二十歲赴長安應進士試，三試不第；二十五歲考中進士後，又三試博學鴻詞科都未入選。〈與鳳翔刑尚書書〉有曰：

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¹³

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年)，韓愈年三十五歲被擢為四門博士，次年任監察御史，上書論天旱人飢狀，請寬民徭役，除民租賦，指斥朝政，被貶為連州陽山令。憲宗即位(元和元年，806年)，獲赦回京，任國子博士。元和十二年(817年)，韓愈五十歲，隨宰相裴度征討淮西吳元濟叛軍，任行軍司馬，平亂有功，被升任為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愈年五十二歲，憲宗迎佛骨入大內，愈一生排斥佛老，上表反對迎佛骨，被貶為潮州刺史。穆宗即位(821年)，歷任國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職。長慶四年(824年)敬宗即位，同年十二月韓愈在京師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七歲。

在政治上，韓愈一生廉潔、耿直、敢講真話，雖屢犯龍顏，已近殺頭大罪，但終能秉持真性情而化險為夷。在思想上，他以儒家道統傳人自許，矢志宣揚孔孟學說，排拒當時勢力強大的佛老。在文學上，他倡導古文運動，主張以先秦兩漢內容充實、形式自由的散文，取代六朝以後彩麗競繁、華而不實的駢體，加上摯友柳宗元、弟子李翱、李漢、皇甫湜等人共同努力，終使古文成為後世文章的典範。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一文，約寫作於元和五年(810年)冬季，時當韓愈因與東都留守不合，被調任為河南縣令，同年稍早之作為〈送石處士序〉，又因寫作動機相似，所以兩篇可視為姐妹篇。

溫處士，名造，字簡輿，并州祁縣(山西祁縣東南)人，生於唐永泰元年(765年)，是唐太宗時禮部尚書溫大雅五世孫。年少時酷愛讀書，不喜試吏，自負節概，早年隱居王屋山，以漁釣為樂，後為壽州刺史張建封聘為參謀，又以姪女嫁之，但終因意見不合，再隱居於洛陽，而與韓愈、石洪(即石處士)為善，往來甚密，因此時人便以「處士」¹⁴稱之。

河陽軍節度使烏重胤上任不久，即聘石洪至幕府，數月後，石洪又向烏重胤舉薦溫造，於是溫造亦受聘，此作便是在送別溫造時所寫。

烏重胤於元和五年因平定盧從史、王承宗的軍事行動有功，唐憲宗為嘉獎其功績，封為張掖郡公，並且使其移鎮河陽，擢為河陽節度使。由於烏重胤的地位是從低階升上來的，所以能和士卒共患難，也很謙和，不居功，有能力的人都樂意為他效力。《舊唐書》記載，吳元濟屬下有一員將領李端，渡過澗河投降烏重胤，結果李端之妻被叛軍束縛在樹上，齧食而死，但她

¹³ 見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世界書局，2013)，頁212。

¹⁴ 處士乃是對隱世之士的稱呼。

死前竟還呼告丈夫李端：「善事烏僕射。」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年)，烏重胤受命統領沔海軍聯合周邊藩鎮攻打橫海，起初雖然打了幾場勝仗，但不幸卻在冬天去世於軍中，享壽六十七，贈太尉，諡懿穆，再據《舊唐書》記載，有二十餘名將領割下大腿肉來為他獻祭，以表懷念之意。從以上事蹟看來，烏重胤果真是位有為有守的賢臣，而且也是位深得兵士愛戴的上級長官。

三、主旨和思想

就〈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的題意看來，是為溫處士能得烏重胤之禮聘而表慶賀，但文中也一併歌頌了烏重胤能夠愛惜人才。就像伯樂和良馬，如果空有伯樂，而無良馬，也是惘然愁悵；即使空有良馬，而無伯樂，只是徒增遺憾。而且時機點的配合亦相形重要，所謂對的時間，要遇到對的人，才能產生好的結果，當這些契機都具備了，火花才能自然展現。試想，烏重胤正逢因功被擢升為河陽節度使，對於意欲大展鴻圖，實踐理念的人而言，必定是用人孔急之際，一聽聞有耿介絕俗、藏才不市之賢者，便能當機立斷，即刻尋訪；溫處士又恰巧隱世不仕，未為他人所用，且內心還是期待明主，渴望行事於世¹⁵。倘若首要之務的時間不合，或許後續的發展都將不同。

韓愈一方面被吐哺握髮的烏重胤所感動，一方面也為好友石處士、溫處士懷才得遇而欣喜。文中他極力讚揚石、溫二人非凡的才能，同時不忘稱許能聘請二人的烏重胤的知人之明。對於平日往來交游的好友，卻接二連三的離去，不捨之情自然有之，但又思及他們二人可以合力報國，無限期盼也就應運而生。

韓愈向以承繼儒家道統自任，而他所謂的「道」，指的是儒家思想中的「仁義」。他在〈重答張籍書〉裡說：

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¹⁶

在〈原道〉說：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¹⁷

¹⁵ 溫造素有奇才，秉性剛直，氣度豪放，嫉惡如仇。《舊唐書》所載半數都是記述其平藩說降的功績。長慶元年(821年)，出任京兆司錄參軍，旋轉任殿中侍御史。後因李景儉飲酒一事而受累，出任郎州(今湖南桃源以東的沅江流域)刺史。於任上開鑿後渠97里，灌田2000頃，民獲其利，稱之為「右史渠」。後入京為侍御史，遷左司郎中，又官拜御史中丞。大和四年(830年)，平定興元軍兵變。大和五年(831年)四月，改任兵部侍郎。大和九年(835年)改任禮部尚書，卒於任上。

¹⁶ 見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世界書局，2013)，頁141。

¹⁷ 見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世界書局，2013)，頁13。

又說：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¹⁸

另外，在〈鱷魚文〉中則說：

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心心覘覘，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¹⁹

韓愈服膺於儒家行仁義的政治理念，講正名，所以君君、臣臣；講王道，所以保民而王。為官者掌權，是為了為百姓謀取公利，絕不只是為自己營造私利。於是，力行此信念的韓愈，可以恤民情，免役稅；可以拒佛老，忤憲宗；更可以抗鱷魚，興教育，百姓還紛紛以「念韓」、「慕韓」命子之名，更築祠廟以表感激愛戴之情。從韓愈身上，看到了儒家以民為本精神的絕對展現。

接著，再回來檢視韓愈在〈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中所表達的想法，「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將相為臣，為臣者理應為天子拔舉人才，這是臣子的職責，如是也才有臣子的樣子；天子為君，為君者理應為國任用賢士，這是君王的本分，如是也才有君王的樣子。君臣協力，共同圖謀社稷的長治久安，百姓才有安和樂利的生活，才是天下人民的福祉。

韓愈對於溫處士能適得其所，是打從心底地為他感到喜悅，並獻上真誠的祝福，只是如果另外再從朝廷的立場來看，節度使的勢力越強大，也就象徵朝廷勢力的越形衰弱，所以他的「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一句，儘管淡淡地出自幽默語調，但其中不知蘊藏著多少介然於懷的耽憂，對國家未來前途的縷縷愁緒。

當時有識之士莫不關注一個問題，天下人才究竟是為朝廷所用，還是流向藩鎮？²⁰ 尤其當未得國君重用，而藩鎮中又不乏有能賢士如烏重胤之際，是甘於懷才不遇，抱憾終生？還是另擇良枝而棲，實踐抱負？對於有志人才而言，這彷彿是場永遠無解的拉距戰。韓愈是肯定烏重胤的，所以以伯樂喻之，但對於甫上任三個月的他，就接連把石洪和溫造二位隱君子聘任到幕府中的積極作為，免不了有些見地。有才之人能為國家效力固然可喜可樂，但是他真正服侍的

¹⁸ 見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世界書局，2013），頁16。

¹⁹ 見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世界書局，2013），頁592-593。

²⁰ 引自林師晉士論點。

對象，卻又不是最高領袖的天子，自然又可憂可嘆。其實，朝廷和藩鎮之間的矛盾點，不就是一個正統性的問題。

四、內容

依照意旨可將〈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一文分為四段。第一段以伯樂和良馬為喻，表達伯樂一過多馬的冀北，那裡的馬群就都變空了。第二段則說明比擬的對象，他以冀北喻東都洛陽，以良馬喻石處士和溫處士，以伯樂喻烏重胤，以馬群遂空喻東都無人，表達烏重胤一到河陽，就把可以為人請益效法的處士都請走了，其行徑與伯樂實無二致。第三段稱揚烏重胤能為國舉賢，而不是讓人才閒置，能夠積極行動，謀求國家的治理。第四段利用文末簡略說明作序的原由，同時再次慶賀溫處士得遇，天下有幸。

文章一開頭，就指出伯樂和良馬，唯伯樂才能識得千里馬的概念，在韓愈另一作品〈雜說四〉中，他也已表達得很明白，「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所以能夠得遇賞識的伯樂，這是何等難能可貴的事。雖然寫作此篇文章的起因是由於他三試於吏部，皆未能通過，因此發為滿腹懷才不遇的牢騷，但對比烏重胤和溫處士之間的情況，不得不讓人感受到韓愈的欽羨之情和衷心的祝賀。另外在這一段裡，韓愈還化用了公孫龍「白馬非馬」的理論，發展出「良馬才是馬」的主張，既然馬群中都沒有良馬了，也就等於馬群裡都沒有馬了，所以馬都沒了，都空了。《詩經·叙于田》早陳述了類似的想法：「巷無居人，豈無人居，不如叙也，洵美且仁。」²¹二者有異曲同工之妙，難怪乎給人一種「翻剝以期盡意」的新奇。

接著，應該是寫本文的主角溫處士，但在讓溫處士出場之前，還是得先提一下石處士，畢竟石處士有推薦的恩情，等到介紹完石、溫二人後，當然也不能忘了提及烏重胤，因為溫處士之所以赴河陽，追根究底，還是這三人之間一連串連鎖反應後的效應結果。原本東都洛陽有許多才俊之士，但是先一個人被選拔，後又有一個人也被選拔，所以一時之間東都幾乎都沒有了才華洋溢的人，雖然這一見解是承繼前段而言，針對預設的伏筆進行完善的鋪陳，因此「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這下子也讓河南尹、百司之執事和二縣大夫沒有了可以諮詢的人，讓去位的士大夫沒有可以一同遊樂的對象，年輕人少了可以考德問業的楷模，連路過的搢紳也都不知對誰施禮致意了。儘管這裡一說「無人」，是為了呼應「無馬」，但是同時使得河南尹、百司執事、二縣大夫、去位大夫、後生晚輩和過往搢紳等都失去了行事準則，難免是誇張了點，但是對一向語不驚人死不休、追求奇異鬼怪事物²²的韓愈來說，應該只算是表達的剛剛好，而且還是他特地造出的奇崛處。另外，韓愈本來說東都多才能出眾，表

²¹ 引自林師晉士論點。

²² 見喬新生〈淺談韓愈散文的藝術成就〉，《攀登》第3期(青海：中共青海省委黨樓編輯部，2007)：「韓愈”少小尚奇偉，平生足悲咤”，一向追求奇異鬼怪的事物。」(頁178)

現優秀的能人志士，可是少了石處士和溫處士後，怎麼就沒人了？雖然看似矛盾、不合理，但其實是蘊含了謝靈運稱許曹植才高八斗的用意。全天下才氣假如共有十斗，那曹植就獨占了八斗，而東都之所以「信多才士」，全然因為原有石、溫二人在此，一旦這二人離去，剩下的也就少了。這又好比一杯有水、有冰塊的冰水，看似整杯滿滿，一旦取出冰塊後，杯中剩餘的水量也就有限了。至於韓愈有無謝靈運當時之私心，暫且容後再敘。

再接著，韓愈把論述的主軸拉到公事上。國君是否能夠把國家治理好，和將相是否能夠拔擢合適的人才關係密切，這裡表達的訊息包含二個不同面向，一是將相有「量」舉用人才嗎？二是將相能「識」適宜人選嗎？而這二方面烏重胤全都做到了，節度使已經為國舉才，善盡責任，也就凸顯朝廷宰相的失職。在此作前，韓愈才於元和四年完成〈毛穎傳〉，姑不論〈毛穎傳〉之奇之怪，張籍謂為戲謔之言，在當時也蔚為大家茶餘飯後，爭相討論的話題，〈毛穎傳〉最主要的訴求就是指責朝廷對於文人不重視，而在元和五年，韓愈又因與東都留守不合，被調任河南縣令，見到石、溫能夠適得其所，得明主而侍，那種又羨慕又憤懣的心情應該都一起湧現，所以他一句「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說得確是沈重，但都是懇切的肺腑之言。韓愈又說「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道出和石、溫二處士交情之深厚，志趣之契合，所以才把石、溫二人納入了餘生的規劃中。依此觀念，回溯上段，當韓愈亟稱「石溫一去，東都無人」之時，不也同時頌揚了自己，「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既然韓愈與東都之賢者交，那他自己當然也是位賢者，其中褒譽自己的姿態絲毫不亞於謝靈運。段末不改韓氏幽默，「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好不容易結交到的知己好友，一夕間物是人非，往後只能睹物思人，藉景抒懷，可是這種違反常理的埋怨，是韓愈的本意嗎？絕對不是，充其量只是小家子氣的嘟嘟囔囔，是刻意經營出讚揚烏重胤的曲折韻致。一個「奪」字，一句「介然於懷」，是因為與烏重胤有英雄所見相同之感，除了實說烏重胤識人之明，溫處士勇於任事，同時也詼諧地虛寫了他自己是上述二項長處兼備之人。

最後作結：「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勸勉節度使烏重胤既然盡取，就應該珍惜人才。「其為吾以前所稱」總結「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表達由衷慶賀節度使能夠舉用人才，為天下謀太平；「以後所稱」則總結「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看似抱怨語，其實真正表達的是韓愈喜悅和難捨交織的心情。

溫處士的賢能，烏重胤的才德，雖然沒有一語論及，但是表彰推崇之意，卻意於言表，現於言外。全文從「空」字引出「怨」字，而「怨」則比正面的「頌」烏公識才更具有力量，整篇筆法巧妙，渲染得當。

五、結構

文章寫作包括內容和形式兩部分，內容就是文章的血肉，而形式則是骨架，也就是結構，解析文章的結構，將有助於了解作者的寫作技巧。而〈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的結構：

第一段首句「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是總論，既是整段的結語，也是下文的伏筆。就算伯樂如何善馬，也只是屈屈一人，豈有能耐讓馬群盡空？緊接下文「空」字發抒，所謂「空」意指的並非「無」，而是「無良」，同時又對照說明既然「無良」，所以就是「無馬」，區區數字便表現出極大的張力，也擴大了對於「空」的常理判斷。全從正面論述，營造出令人尋思的意境，成為提出正文前的引導。

第二段共用了216字，為全文重心²³，表述了撰文的目的，對於石、溫二人適得其所的祝福與安慰，並且也稱揚了烏公。承前段破題，東都洛陽就如同冀北，不只多良馬，而且良馬也會盡空，所以說「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又說「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以延續並呼應第一段的概念。其中採縱說交代事件發生的源由：先是烏重胤鎮守河陽三個月後，以禮聘任石生，之後在石生的推薦下，才又接著禮聘溫生。結束本段之前，再採橫說，包括河南、洛陽各部門主管、官員和青年才俊等，都將無處可遊，無人可詢，呼應首段「群無留良焉」，全以暗隱手法讚頌溫造德能兼備，而烏重胤的識人之賢、石洪的薦舉之量亦昭然若揭。最後再以「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一句呼應首句「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做結。全段以縱橫交叉方式呈現出全方位且立體感的畫面營造，烏公求賢若渴，溫生急赴效力，吏生頓失所依，層層遞進且相扣，言雖已盡，但意卻無窮。

第三段筆鋒一轉，反賓為主，提到國家最高的輔政官員一宰相與將軍，若也能得文武賢才，必是社稷人民福祉；接著又舉己為理據，「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原本的晚年規劃卻都被打亂，不禁耿耿於懷，以論證出石溫二人真為不可多得的人才。

第四段收束前述，一從正面為國為民稱頌慶賀，二又從反面表示不滿，反襯烏公和石溫，正反交錯，增加立論強度；以「怨」印證「空」，造成更有力道的效果。最後再以交代寫序動機做結。

六、修辭技巧

「修辭」指的是運用語言的特點，完成得體、適度的表達，並且達到準確、可理解和具感染力的效果。由於石生和溫生被舉任的時間點接近，而且舉任人都是烏重胤，對於撰文的韓愈來說，本就具相當挑戰性，然而〈送石處士序〉和〈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全然運用了不同的手法，更加彰顯了韓愈技巧的高超。

²³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第二段份量約佔全文的一半。

就〈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全文來看，主要是運用了譬喻和引用的技巧。首先韓愈以伯樂和良馬入題，伯樂是春秋時代的相馬師，他的形象被韓愈活化，成為知賢尚任的象徵。以伯樂比烏重胤，以良馬比石洪、溫造；再以相將比烏重胤，以文武士比石溫，層層牽繫，環環相扣。或者以東都比冀北等皆然。文中「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引用自《詩經》的概念，〈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展現出翻陳出新，耳目一新的奇特效果。

另外，以「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的排比手法，搭配「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的誇飾技法，在在藉著石生烘托溫生，側寫出溫生的形象。接著又以「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四句不同的句法，產生錯綜變化，造成形式上參差別異的美感，同時輔以激問，更能誘發共鳴，使文章生動有餘韻。

七、心境

人的生活經歷、思想變化都會透過心境反映在作品上，只是「人生仕途的挫折感可以來得突然而劇烈，反映在作品上卻可能緩慢而持續一段時間」²⁴。為了解韓愈心路歷程發展，與其作品風格的關係，大抵都會把韓愈的詩文劃分成三期，而各家對於分期的起迄看法亦不盡相同，今從王基倫〈韓愈散文分期意義之探討〉，分第一期始於韓愈青少年至德宗貞元十九年，第二期為德宗貞元二十年至憲宗元和八年，第三期是憲宗元和八年三月至穆宗長慶四年。而〈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完成於元和五年，當屬於第二期作品。這時期韓愈上書求仕的作品明顯減少，而與友人書、友人序和墓誌銘作品大量出現，說明了韓愈生活社交圈的擴大，文名也逐漸彰顯，代之而起的是文體革新和內容創發²⁵。

元和二年，韓愈作〈送董邵南序〉，文中盡是愛惜董生之才，但又不滿藩鎮割據之勢，表面上祝福他能得遇，實際上是奉勸好友不要效命軍閥；韓愈擁護中央政府，認為藩鎮是造成社會動盪的禍源，為了維持國家統一，絕不能增長其氣焰。然而，再來看元和五年所撰的〈送石處士序〉和〈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好友效力對象一樣是地方節度使，但情形卻完全不同。烏重胤於元和五年平亂有功，本身又是位能體恤下情，願共患難，待人謙和的將士，若得賢才輔之，一可督促其之言行，二可協力為國，豈不善哉？由此想來，韓愈撰文表為石溫二位好友送行，這裡是為勉勵烏公善盡為臣之本分，同時對比出朝廷命臣之失職。

²⁴ 見王基倫〈韓愈散文分期意義之探討〉，《漢學研究集刊》第1期(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2005)，頁56。

²⁵ 見王基倫〈韓愈散文分期意義之探討〉，《漢學研究集刊》第1期(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2005)，頁60。

「從維護中央集權統治，促進唐室中興的角度出發，韓愈一向重視人才的發現與培養」²⁶，他的政治主張是天下統一、忠君愛民，本質是反對造成國家分裂的割據亂象，倘若節度使能夠心存君上，身繫社稷，以百姓福祉為念，理當不會受到韓愈的反對，反而會受到他的敬重。烏重胤向為軍民愛戴，一鎮河陽後，又能起用人才，勵精圖治，氣象一新，如此嘉行，韓愈以文頌揚之，也是出於內心本能反應，其中還儼然蘊藏一股可感受的指責提醒之意：你們那些光說不做的朝廷使官，和據地為王、仗勢欺人的節度使，都應該以烏重胤為鑑，並且效法之。

然而嘉許分寸的拿捏也是相當重要，畢竟烏重胤還是擁有軍事大權的節度使，所以文末「為天下賀」一句肩負了惕勵之責：望烏重胤所做所為，勿忘天下蒼生；盼烏重胤念茲在茲，眷顧四海宇內。

八、藝術特色

韓愈把贈序文體提升為一種與生命價值相聯的自我真實表達的心靈化意念，指向對生命的肯定，和追求自由的美的真諦，散發出真正的文學氣息²⁷。因為他「似乎總能夠從前文章事件的牢籠中抓住一個關鍵的元素突破出去，從而找到自己的表達中心，寫出自己的想法。」²⁸

韓愈贈序類文章確實具有獨特的生命力，歷來對於他此類文章都是抱持肯定和讚嘆的態度，如羅書華〈墓志與贈序：韓愈文體創造的範例〉中說：

韓愈已經將淺薄老套的初期贈序一變而成了可長可短、能敘能議、有理有情、形態靈活，既不拘形式，也不拘內容的文學文體。由於形式與內容的格套的打破，贈序這才獲得巨大的容量和無限的表現力。²⁹

又說：

韓愈在將贈序的內容從套話變為真話的時候，事實上也將贈序從容易的文體變成了一種困難的文體，從低級文體提升成為高級文體。顯然，送給朋友幾句離情別緒的套話，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而要在贈別的時候表達自己真實、具體的情感和想法，卻不是那麼容易。因為，既然是贈別的文字禮物，就不能不說些對方願意接受的，而自己真實的思

²⁶ 見周月華〈“士得其所”與“不平則鳴”——韓愈贈序文中的人才觀和文學觀〉，《職大學報》第3期，(山東：濰坊市職工大學，2001)，頁15。

²⁷ 見薛峰〈韓愈贈序之突變及贈序之傳播與接受〉，《周口師範學院學報》第3期(河南：周口師範學院，2007)，頁16。

²⁸ 見薛峰〈韓愈贈序之突變及贈序之傳播與接受〉，《周口師範學院學報》第3期(河南：周口師範學院，2007)，頁17。

²⁹ 見羅書華，〈墓志與贈序：韓愈文體創造的範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第2期(四川：西南民族大學，2012)，頁172。

想、情感、觀點，對方又未必會欣賞和歡迎。兩者之間很可能產生糾纏和矛盾。韓愈的非凡之處在於，他在提升這種文體難度的同時，也充分展示了自己解決這種困難的能力。³⁰

所以「贈序在他的筆下已經不再是單純為表達勸慰勉勵或祝福之義而寫作的”小玩意兒”，而是具有宗經明道功能的大製作」³¹。

韓愈使贈序文章富有文學情趣，具有藝術魅力，妙處全在「變化」³²。所以他先後分別完成的〈送石處士序〉和〈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儘管動機相當，對象相似，但是通篇內容、行文技巧卻大相逕庭。而從〈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一文中看到的藝術特色，大抵包括論點創新和善用比喻等特點。因為能言人所未言，發人所未發，立論顯得新穎，一下子正面稱道，一下子又由側面說反語，特別是從詼諧反面立說，以議論敘事，彷彿帶著讀者一遊神秘幽境後，興發出一種柳暗花明的感觸；多用比喻，造成語言生動貼切，以伯樂比喻烏公，以良馬比喻溫造才德出眾，而以石洪陪襯，以隱士比喻馬群，以洛陽比喻冀北之野，以馬群遂空比喻東都無人，透過一連串設喻，意象鮮明，使人如歷其境，久久不能自己。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全以側寫來比喻、暗示溫處士的形象，相對造成的想像空間就大³³，任人天馬行空地塑造出獨一無二的溫處士，再藉著百司執事、縣大夫、士大夫、小子和搢紳等人的行徑表現，更烘托出令人想見其為人的溫處士，因為這可是對賢德行誼的真正稱讚，好比你聽說誰有能力、誰有智慧，倒不如親眼看見有人向他請益、求教來得信度大吧。其實，擴而思之，未被塑造出實質形象的溫處士，可以是任何一位賢能之士，凡是有才之人都得以為朝廷殫精竭力，報效盡忠，這會是韓愈所樂見的。因為他一生弘揚儒學，力圖解決社會危機和政治昏朽，不遺餘力宣揚選拔雋秀、重用良才，就是為了極力維護自己所處朝代的政治集權和復興儒家的社會規範。

在韓愈讚揚烏公和溫處士的同時，也流露出了對於烏公的期許和提醒，既已得二賢者，日後更應當履行節度使之責，盡忠護國，關懷民生，也藉此呼籲朝廷必須重用並愛惜人才，國君不應刻薄寡恩³⁴，否則將難得真心忠誠之人臣。

³⁰ 見羅書華，〈墓志與贈序：韓愈文體創造的範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第2期(四川：西南民族大學，2012)，頁172。

³¹ 見周月華，〈”士得其所”與”不平則鳴”——韓愈贈序文中的人才觀和文學觀〉，《職大學報》第3期(山東：濰坊市職工大學，2001)，頁15。

³² 見丁淑嫻，〈韓愈贈序文開拓之功〉，《廣東教育》第2期(廣東：廣東教育雜誌社，2008)，頁83、85。

³³ 〈送石處士序〉實敘石處士的形象：「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營造的想像空間相對就較小。

³⁴ 韓愈於元和四年撰〈毛穎傳〉所流露的怨懣之氣，尚亞於元和八年因柳潤事被貶國子博士後所撰的〈進學解〉，文中多是渲洩抒發懷才不遇、不得所用的情緒反應。

九、結語

在〈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之前，韓愈已先歡送石處士，作有〈送石處士序〉，文中藉對話來替代敘事和議論，成功地將人物的性格、才能、情緒、懷抱融入對話之中，再藉對話表達出來。面對先後皆被烏重胤聘請任用的石溫二人，在行文上的表現卻完全不同，〈送石處士序〉是從正面實寫，〈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則改從側面敘寫，但表達的力度都是伯仲間，無一稍遜。

呂祖謙論韓文特色：「學韓簡古，不可不學他法度，徒簡古而乏法度，則樸而不文。」³⁵ 姚鼐評〈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意含滑稽，而文特稟姚。」二人說法互有呼應之處。「韓愈獨立贈序透露出的與主流意識形態和諸多社會弊端相抗爭的隱性表達，最終拓展和深化了贈序的文體美學價值。」³⁶ 所以從韓愈的贈序文可以看到他的開拓之功，文體價值和藝術特徵，及其「窮情盡變，冠絕前後」的怪麗精神。

韓愈運文的能力確實高超，就算在同一體裁、同一主題的文章中，他的表現手法都不盡相同，遑論他還能斟酌最適當的文字，從明說、暗指切入，來傳達言無不盡的含義。從送石溫二人的序文可以看到，韓愈為文形式多樣，構思奇巧，感情充沛，設譬巧妙，筆觸幽默，邏輯縝密的特點，而且「韓文的表現手法是變化多端，在各篇、各段甚至各句之間，其表現手法總是隨文而變，因人而異，因而使他的散文沒有千篇一律的雷同化、模式化的毛病，而給人以別開生面、崎嶇不平、新鮮有致的感覺。」³⁷ 如此種種的整合，建構出了韓愈散文的藝術成就³⁸，也彰顯他在古文上的重要地位。

³⁵ 見呂祖謙《古文關鍵》(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2。

³⁶ 見薛峰〈韓愈贈序之突變及贈序之傳播與接受〉，《周口師範學院學報》第3期(河南：周口師範學院，2007)，頁17。

³⁷ 見喬新生〈淺談韓愈散文的藝術成就〉，《攀登》第3期(青海：中共青海省委黨樓編輯部，2007)，頁179。

³⁸ 見喬新生〈淺談韓愈散文的藝術成就〉，《攀登》第3期(青海：中共青海省委黨樓編輯部，2007)：「他的散文在遣詞造句方面，有許多獨創的特點：既簡潔流暢，鮮明生動，富於形象性和創造性，又參差變化，疏密相間，錯落有致。而這些正是構成韓文雄渾奔放藝術特色的重要因素。」(頁180)。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 吳訥《文章辨體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 呂祖謙，《古文關鍵》，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姚鼐《古文辭類纂》，長沙：岳麓書社，1988。
-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臺北：三民出版社，1991.4。
- 《韓昌黎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94.12。
- 姚鼐，《惜抱軒全集》，江蘇：中國書店，1994.12。
- 熊琬，《文章結構學—文章運思結構之藝術》，臺北：五南，1998.3。
- 仇小屏，《篇章結構類型論》，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7。
- 仇小屏，《文章章法論》，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3。
- 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世界書局，2013.8。

二、期刊論文

- 周月華，〈“士得其所”與“不平則鳴”——韓愈贈序文中的人才觀和文學觀〉，《職大學報》2001第3期，山東：濰坊市職工大學，頁15-17+96。
- 陳蘭村，〈窮情盡變 冠絕前後——論韓愈贈序文的創新精神〉，《浙江師範大學學報》2002第1期，浙江：浙江師範大學，頁1-5。
- 孟紅軍，〈韓愈贈序類散文藝術特徵探微〉，《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3第3期，河南：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頁12-14。
- 林琳，〈試論韓愈贈序散文思想內容的豐富性和複雜性〉，《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3第10期，四川：西南民族大學，頁157-159。
- 林琳、李丹，〈奇、氣、巧、新一試論韓愈贈序散文的藝術特色〉，《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3第8期，四川：西南民族大學，頁171-173。
- 邱華苓，〈韓愈〈師說〉探析〉，《育達學院學報》第8期，苗栗：育達科技大學，2004，頁1-19。
- 王基倫，〈韓愈散文分期意義之探討〉，《漢學研究集刊》2005第1期，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頁49-66。
- 喬新生，〈淺談韓愈散文的藝術成就〉，《攀登》第3期，青海：中共青海省委黨樓編輯部，2007，頁178-180。
- 閻琦、榮小措，〈試論韓愈的人生價值取向——從幾篇韓愈少作談起〉，《周口師範學院學報》

第6期，河南：周口師範學院編輯部，2007，頁1-4。

薛峰，〈韓愈贈序之突變及贈序之傳播與接受〉，《周口師範學院學報》2007第3期，河南：周口師範學院，頁14-20。

丁淑嫻，〈韓愈贈序文開拓之功〉，《廣東教育》2008第2期，廣東：廣東教育雜誌社，頁83-85。

諶東颺、李卓，〈韓愈贈序文與古文運動〉，《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08第6期，湖南：湖南人文科技學院，頁42-44+63。

何敏銳，〈韓愈贈序當議〉，《前沿》2009第4期，河南：武漢東湖學院，頁186-188。

洪本健，〈評朱熹的韓歐文變化“無心”“有心”論〉，《周口師範學院學報》2009第6期，河南：周口師範學院，頁58-61。

羅書華，〈墓志與贈序：韓愈文體創造的範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2第2期，四川：西南民族大學，頁170-172。

